



古镇一隅(资料图)

百家宴(资料图)

古镇新貌—— 聆听偏岩古镇光阴的故事

本报记者 卫庆秋

“清清黑水滩 / 弯了几道湾 / 高高黄葛树 / 长了几百年……”在偏岩古镇，这首童谣流传了许多年。古巷木楼青瓦、小桥流水人家，这里既有西南古镇的古朴，也具江南古镇的灵动。三百余年悠悠乡愁，一代代偏岩人接续传承，偏岩古镇正在焕发活力。

古韵味 历久弥新

偏岩古镇位于北碚东北部、华蓥山脉西南面两支余脉之间，始建于清顺治十二年(1655年)，原名接龙场，曾是重庆通往华蓥古道上的一座工商古镇。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建场为镇，因古镇北处有一段倾斜高耸、悬崖峭壁的岩壁，故名偏岩。

古镇因石得名，却因水而闻名。蜿蜒的黑水滩河清澈见底，水浅易涉，环绕着古镇，数百年如一日，默默滋养着古镇的人们。它还有一个动听的古名，是为“亭溪”。然而在古代，每逢汛期，浅浅的溪流便会暴涨，湍急的洪水不仅冲毁良田，还常常漫上岸来，损毁房屋，甚至危及居民的生命。

清道光十二年(1832年)，当地人借助“大禹治水”的典故，在古镇上场口东侧修建了一座庙宇，即“禹王庙”。这座纵向木穿斗大堂式建筑里，立有大禹的塑像，端庄静穆，栩栩如生。大堂内还有数十尊神像排列左右，神态各异，威风凛凛。

转眼间，百余年时光悄然流逝，禹王庙渐渐变得破败，直至2003年，才得以重新修缮，恢复了旧有面貌，同时也保留了时间淬炼的痕迹。

“禹王古庙碧溪前，老树盘根卧水天。”在禹王庙前，有一棵古老的黄葛树，数百年来，每逢佳节，人们便会把祈福的红绸带悬挂于树枝上，远远望去，绿荫之下，满是火红，格外惹眼。

如今，人们不再需要祭拜大禹换得风调雨顺，但禹王庙和“祈福树”仍然承载着人们执拗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置身于蜿蜒的清溪边。

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，但偏岩古镇的街巷、建筑、民风，仍然保留着昔日的风貌。

在古镇中段有一条青石板桥，横跨黑水滩河，连通古镇内外。以此桥为界，主街巷被分为上、下两街。偏岩上街曾是繁华的商业区，除了禹王庙、武庙等古建筑，还有一座飞檐翘角的古戏楼，这便是修建于乾隆年间的“万年台”。

相传，古戏楼由唐氏家族修建，分为上下两层，穿柱间饰以雕刻精美的瑞祥云、人物花草，千姿百态，精巧别致。时光荏苒，在经过翻修的古戏楼中，仍有戏曲演员在这里演绎春秋。坐在古香古色的戏台对面，听一出折子戏，会让人有穿越时空的错觉。

书卷香 弦歌不辍

与上街不同，偏岩下街曾是安静的居民区，后来渐渐演变成商业街。有别于过度商业化的古镇，偏岩古镇的老居民们仍旧喜爱在下街喝茶、打牌、摆龙门阵，享受安逸惬意的慢生活。

沿着下街一路走到尽头，在位于下场桥亭子背后的小山头上，有一座朱门青瓦的建筑，这便是端蒙书院。书院取名“端蒙”，意在从小培养学生走正道，注重道德培养，立下的校训是“留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”。

据原江北区志记载，“嘉庆十一年(1806年)建嘉陵书院，稍晚在复兴建通敏书院。明月场、接龙场、静观场建有书院。道光六年(1826年)在礼里六甲、接龙场办有端蒙义学一所”。

义学是一种官倡民办的学校，由乡绅捐产业或银两资助办学，主要负责教授经书、八股文和试牒诗等。科举制度取消后，端蒙书院变成了新学堂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又成为了学校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学校搬离此地。端蒙书院经历了从书院到新式学堂再到学校的过程，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缩影。

朗朗书声早已远去，莘莘学子各奔他方。然而，古镇人崇德向善、尊贤敬文的精神，仍在这方土地上薪火相传。

在端蒙书院附近，曾有一间特别的书屋，那就是古镇老人王凤炳生前义务创办的“农家书屋”。

王凤炳退休前曾是一名乡村教师，平常就喜欢翻看报纸杂志，遇到感兴趣的，还会专门做成剪报。2002年，退休在家的王凤炳发现，部分村民不爱读书看报，道德意识欠缺，法律观念淡薄，更为严重的是，不少留守儿童放学后没人管，成天钻网吧、打游戏。为此，王凤炳从办黑板报、剪报开始，义务开办了“农家书屋”。渐渐的，“农家书屋”成为古镇村民读书、看报、学习的好去处。

王凤炳还擅长写民谣，在办好书屋的同时，他积极学习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，并以顺口溜、金钱板、莲花落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给村民进行宣讲普及，让村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政策法规、传统道德。

廿余年春风化雨，书香味漫卷古镇。王凤炳已经离去，但他曾把金刀峡镇的历史文化与民间故事等编成《金刀峡镇民间故事》一书，这一书籍还入选了金刀峡中心小学校本课程。

烟火气 生生不息

令偏岩古镇生命力无限延续的，不仅有最日常的烟火气，还有像王凤炳一样乐于传承的居民们。

“唐门”，一个累见于武侠小说里的门派，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神秘的印象。在偏岩也有一位“唐门高手”，他就是市级非遗项目“唐门彩扎”第四代传承人唐乾太。

“唐门彩扎”这门手艺，最早可追溯到清乾隆二十年，源于本土宗教文化，后与当地民风民俗相融合，主要包括扎制、绘画和雕塑三大类。此工艺主要采用扎、糊、染、描、画多道工序，手工制作龙、灯、狮子、笑和尚、面具、彩灯等工艺品。不管是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，还是戏里人物穿戴的，在“唐门”人手中，都能扎得活灵活现。

尽管老手艺人相继老去，但唐乾太仍在坚持。唐乾太曾说：“传承和保护古镇文化，是我的使命。”为此，他与镇上几位老

人共同发起成立“偏岩老倪民俗文化研究中心”，只为留住古镇文化。

在偏岩，还有一位非遗传承人，就是非遗项目“偏岩耍锣鼓”的传承人田其文。2008年，他向“偏岩耍锣鼓”第五代传承人唐前国拜师学艺，并与当地锣鼓世家学习锣鼓技巧起调、主音、打法、伴奏等方面技艺。十余年来，田其文一直活跃在民间节日、乡村民俗和非遗展演等活动中，深受群众喜爱。

喧闹的锣鼓声，敲响的是古镇的人间烟火，而在黑水滩河畔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，则是一对夫妻的人生旋律。

在刻有“偏岩”二字的岩壁旁边，有一间小屋，门口贴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红炉火烤烟熏屋”，下联是“抡锤锻打女铁匠”，横批是“老掌火”，这便是女铁匠小玲和她丈夫陈德文的真实写照。

陈德文祖上三代均是打铁匠人，“陈家刀”闻名乡里。经小玲和丈夫携手相伴三十余年，也一直以打铁为生。塔铁的火在炉膛里烧了许多年，铁活要一件一件地做，日子也在一天一天地过，丈夫掌火，手握小锤急敲快打，妻子抡锤，追赶着丈夫的击点，这就是陈家铁匠铺独有的节奏。

时光飞逝，如今夫妻俩已年过五旬，打起铁来不再如壮年时那般雷霆万钧。但他们的故事和“陈家刀”一样名声在外，成为偏岩古镇上一道别致的风景线。

人们在偏岩古镇游玩。记者 秦廷雷 见习记者 冯奥 摄